

小說 佳作 吳水方
個人簡介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四年級
曾入圍師大紅樓文學獎小說組決賽。

莓果

張莓關上房門。

書桌上堆滿新的課本與參考書，她將書推到一邊，空出來的位置恰好可以放她的小提琴。回來的路上淋了雨。她忘記帶傘，也忘了帶包琴盒的布套子，不過一分鐘的路程，濕透了。她打開暗紅色亮面琴盒，琴盒的溼度計指向七十五，太潮濕了。她把琴和弓拿出來，打開除濕機。狂風從除濕機呼嘯而出。

張莓對著落地鏡，反手拉下洋裝後背的拉鍊，洋裝順勢滑落腳邊，她脫掉內衣，看著鏡中的自己——被雨水淋成條狀的長髮、疲累無神的雙眼、沒有內衣墊起便幾乎不存在的胸脯，她的肋骨整齊排列，架起骨瘦如柴的她，肚臍兩側的腰和骨盆各持己見，肉眼可見的歪斜，一左一右，一高一低。

「上弓或下弓，弦樂首席討論一下。相同的音型，一致。」樂團指揮蔡老師一聲令下。休息時間，大提琴、中提琴、第一小提琴首席，還有始終被動的第二小提琴，四個人各自在譜上圈出同一個音型，對小節數，上弓聽起來輕快一些，但是有時候用下弓更順。第一小提琴首席說，他們有最多主題，要用上弓，中提琴表示沒差，他們只有兩次主題，大提琴說有一次要下弓。張莓一句話沒說，在樂譜標上弓，和大提琴一起的那句標下弓。

「那就這樣子喔。」第一小提琴說。

張莓把譜往後面譜架傳，要後面的人改一下弓法。第一小提琴的弓法沒什麼改，於是首席跑來串門子。首席是張莓的小學同學，大張莓一屆，他們是同一個小提琴老師的學生，不太來往的男同學。

「欸，你怎麼不唸了？你不是考上了嗎？」他說。

「沒什麼原因，只是想讀看看普通班。」張莓答道，回過頭去和後面譜架的拿譜，確認他們都抄好了。

「你媽沒意見喔。」他說。張莓還沒答，指揮老師回來，要大家從剛才的段落開始。她感覺老師的視線落在她身上，溫柔地，像一朵烏雲飄來。

這只是排練時發生的小事，實際上台，一切正常。雖然是校外的青少年樂團，團中大部分都是音樂班的學生，大家不是現在的同學就是以前的同學，不然就是將來的同學。張莓認識其中許多人，卻覺得格格不入。像個多餘的、搞事的，例外的下弓。

張莓對著鏡子轉了一圈。醫生說，女性、瘦子、七倍。喔，外加單邊的樂器。這是她長歪的原因。醫生指著 X 光片，用滑鼠拉出幾條白色實線，大約 28 度。

「大約？」張莓的母親問。

「多少有誤差。生長板還沒密合，妹妹還會長高，如果照這個走向，歪斜的角度可能會增加。」

張莓看見自己的脊椎如邪惡的蛇，在她未察覺的時候，擅自扭曲了將來的道路。母親咄咄提問，這是天生的？姿勢不良？對身體會有什麼影響？醫生要

張莓彎腰，請母親碰她的後背。

母親撫上張莓的腰後，往上移動，張莓感受到溫熱的掌心，隔著短袖上衣貼合她的毛孔。沿著脊椎而上，張莓是凹凸不平的山丘。

二十分鐘。張莓被母親拽出診間。醫院的人潮好比開演前的音樂廳，來往人流，她們鑽過層層突擊的消毒水，她們繞過推著點滴散步的老人，她們聽見救護車——如往常唱著歌。張莓在腦中寫下救護車的音高，心想，不知道聽寫考試的成績怎麼樣？那天考試，有一瞬間恍神，錯過一個小節，憑感覺填上幾顆音，猜對了嗎？

事實證明一切都是錯的。錯不在幾顆音。母親慌張張地拉著張莓走進醫療器材行，老闆穿著汗衫，拿出濕濕冷冷的石膏。張莓脫掉上衣，失去觸覺。

一個月後，張莓得到人生第一個，背架。

背架立在書桌旁的大提袋裡。醫生建議她穿去上學，她說，不。醫生說，多運動，建議找個診所做物理治療。她沒聽見。母親聽見了。母親聽見郵差的摩托車聲滾進巷弄，拆開國中音樂班聯招的成績單，和張莓說，別去唸了。

張莓看著鏡中的自己，換上寬鬆的短袖和短褲，然後去洗澡。小提琴考得不錯，聽寫、視唱、鋼琴副修和預期差不多，考上第一志願的國中，就在三條街外。張莓說，好。條件是讀另外一間學校。公車六站加上捷運三站，一間相對比較小的學校。

張莓走出浴室時，聽見包包扔上沙發的聲音。母親回來了。

「蔡老師要向你問好。我和她說，你今晚有演出。」張莓說。

指揮蔡知芬是母親大學的學姊。母親把化妝品放上餐桌，開始卸妝，今天妝很濃，看起來像鸚鵡。

「好。沒事吧？」母親說。

「沒事。今天歌劇順利嗎？」

「還可以。樂團的法國號把音吹爆了，麗文阿姨，你知道吧，唱女中音，還在後台笑出來。」

「麗文阿姨以前吹法國號嗎？」

「對啊。很久之前。不和你說話了。嗓子好累。明天要再去看醫生。」

「晚安。」

張莓溜進房間，隨便吹吹頭髮。關掉除濕機，套上背架，往床上一攤。好硬，不管穿多少天還是覺得背架像鐵架子卡著她的腋下、骨盆和後背。脊椎到底是怎麼歪掉的呢？她感到疑惑，一邊感覺上半身被背架裹成老太婆。

左翻、右翻，折騰一會兒，隨後沉沉睡去。

卸掉一臉腮紅和粉底，張意真對著鏡子，看見皺紋爬過眼尾，她淺淺一笑，皺紋爬上額頭。熬過了今天，接下來要休息一陣子。張意真一早就去醫生那兒打了一針，聲音短暫回來了，今晚的演唱也如往常，並無二致。她一直很小心，不讓身體過於疲勞，結果一不注意，老毛病又回過頭找她了。

張意真躡手躡腳地收拾桌面，打開冰箱，冷藏躺著昨天買的兩塊草莓波士頓蛋糕，她忘記告訴阿莓，一塊是給她的。她不該吃甜食，如同張莓不該翹腳、駝背、歪在書桌前，這樣子很不好。她舔著湯匙上的草莓餡，融在口中，一身的疲倦化解開來。蛋糕多冰一天，有點乾，醫生說，多喝水。她一連喝好幾口水，來彌補心中的罪惡。

演出結束後，麗文說她老公來接她，可以順路載張意真回家，不必冒雨搭

公車，當心著涼。她們從國中就是同學，一路到大學，在她們各自結婚之前，對於彼此的糗事和煩惱都一清二楚。走出演藝廳，麗文和張意真共撐一把傘。從前麗文扛法國號時，總是張意真幫她撐傘，如今換麗文持傘柄，意真渾身不自在。

一輛銀色轎車開到演藝廳後門，兩人跳上車。麗文的老公從後照鏡和意真打了聲招呼，一邊說，不好意思，沒等太久吧。麗文碎唸道，還可以，又問，大寶和小寶洗澡上床了嗎？她老公說，洗好澡，兩個小鬼還沒睡。

「你們家大小寶唸幾年級啦？」意真問。

「一個剛上小一，一個大班。本來要帶他們來聽，結果大寶昨晚突然發燒。」她老公說。

「沒來也好啊。省的我在台上擔心觀眾席有小鬼喊媽媽。」麗文說。

「好好珍惜。長大了，他們也就沒空看你演出囉。」意真說。

一陣搖晃，車子緊急煞車，掛在後照鏡的十字架撞上玻璃，浙瀝瀝的雨水印上十字架的陰影。胖老鼠逛大街，幸虧沒撞上。麗文吐了口氣，說，沒事、沒事。

「阿莓今天補習沒來啊？」

「不是，上國中了，忙啊。今晚有知芬學姊他們樂團的演出。」意真說。

「之前聽說——阿莓不想唸音樂班，還以為她不拉了，好可惜。我常聽見學校老師稱讚妳女兒，拉得好又聽話。」

麗文笑笑地說。意真聽來卻有點兒刺耳。不拉了，似乎在諷刺她那個不成材的前夫，拉了大半輩子小提琴，婚後卻把琴藝一丟，跟著親戚跑到中國做生意。張莓滿三歲時，意真心一橫就離婚了。

「是我叫她不要唸了。音樂班壓力也不小。想說她會乖乖練琴，照樣和林老師上個別課。如果真的想走音樂，高中或大學再唸也不遲。」

「這麼開明。」麗文說。

她的老公似乎從後照鏡瞥見意真的表情，便低聲、開玩笑地說，家裡小鬼每天在學校玩瘋了，回家後鋼琴摸兩下又轉頭玩去，當媽的也該管管兒子。麗文給了個白眼。她老公邊笑邊裝出挨打的樣子。

過幾條街，在路口放意真下車。「明天下午排練，別忘了！」麗文說道。意真說了謝謝，隨即往巷子裡跑。雨又濕又冷，深溝裡，滾滾黑流像落荒而逃的鼠群，往陰暗的地下流去。

吃完草莓蛋糕後，意真的心情非但沒有平靜下來，反倒升起一股氣惱。她在浴室裡粗魯地脫掉內衣、襯衫和長裙，看鏡子裡下垂的雙乳瑟縮顫抖，她撫過肚皮上那一條剖腹產留下的刀疤，剩下皺紋和微微的痕跡，大腿的皮膚逐漸鬆弛、暗沉，她那誘人的、白皙的美腿去哪裡了？她連尖叫也不能。阿莓剛睡。醫生說，保養喉嚨，別說話。她如拔去舌頭的鸚鵡，在鐵籠裡淋雨，無聲尖叫。

張莓時常在該回應的時候，尋找不到符合心意的字詞，遂保持靜默，於是他人多以為張莓是內向、願意認真聆聽的好孩子。她也樂於保持這樣的印象。只要她一步不差地完成學校作業、小提琴課的曲子，不帶來任何麻煩，那現實世界便與她隔著一座高牆，絕不會聽見多餘的雜音。

明明是晴空萬里的好日子，為何有刺耳的尖叫聲呢？聲音穿過天際，躍進牆的這頭來。浮現這個念頭時，她才發現自己的世界一直很寂靜，有風卻沒有

風的呼嘯，有麻雀、鴿子、鸚鵡，卻沒有吱喳啼咕的交談。

白雲朵朵飄過，高牆順著山坡的高低起伏綿延不盡，她聽見質疑的聲音，咄咄前來。

第一聲質疑來自張莓的學長。林老師把張莓和學長的個別課排在前後，於是兩人少不了要打聲招呼，並趁老師喝水、去廁所的空檔用眼神交換訊息——確認老師當日心情如何，以免誤踩地雷。張莓和學長心裡清楚，林老師的用意是要他們互相觀摩、激勵。張莓上小學音樂班後，每次術科考前都要被學長自信演奏的樣子嚇得發憤練琴；而學長總是在樂團休息時和她搭話，喃喃自己演奏音階、琶音等類型快速音群的精準度遠不及張莓。

樂團上台前，團員們在舞台兩側等待觀眾入場，學長又問了一次張莓。

「你媽是不是生氣了？」

張莓搖頭。

「還是那個簡琳琳又在你背後罵你？」

「她在你們隔壁班。我離你們學校那麼遠，哪裡聽的到。」張莓說。

「所以你幹麻不唸音樂班？而且我們學校也有普通班，還有語言資優班。」學長說。

張莓停頓，不知該如何說。因為她不清楚母親為何歇斯底里地要她放棄讀音樂班，只求她做些其他事情，不要一整天耗在練小提琴上。是醫生的話嗎？好像脊椎側彎的角度超過三十、還是四十度，她將迎來什麼不幸的手術之類。

張莓於是說：「前陣子去看醫生，脊椎歪掉了。」

不知道學長是否聽見她的回答。主持人恰好唸完了冗長的感謝名單，舞台燈大亮，響起熱烈的掌聲，團員魚貫上場。

張莓跟著上台，在現實中。不過在夢裡，她看見學長、蔡老師還有其他同學們，他們像巨大的影子包圍著她，然後往遠方的地平線、團團白雲聚攏的地方前進，張莓被遺留下來。

「你為什麼不來？」張莓似乎聽見學長質問她。

難道是因為之前學長在大家面前炫耀自己的二十萬新琴時，張莓偷偷說，用不著那樣的琴，她也能考到小提琴榜首，後來不僅辦到了，而且主修的分數還高了三分。所以學長才生氣她不去讀同一所學校、逃過彼此的競爭嗎？

張莓沿著高牆，往反方向去，天空飄來烏雲，遮蓋經過的每一吋草地。她停下腳步，靠著粗糙的牆面，和牆的影子融在一起。牆邊有一棵楓木，張莓見過它很多次，每次都是這樣子：樹幹卡著一把生鏽的斧頭，劃出深淵似的傷疤，楓木汁液流下，凝結成塊。

也許學長也曾聽林老師讚嘆：「你看！這把琴背板上的紋路，真漂亮！」老師稱讚楓木的紋理，遞給張莓人生第一把琴。她試圖拉奏，但是小提琴沒有發出應有的聲響，她如所有的初學者一樣，拉出嗚嗚咽咽的琴音。楓木的哭聲，她想道。被千刀萬剮後的楓木，掩面哭泣。不成形的琴音讓母親很崩潰，即使張莓在一個月內擺脫駭人的琴音，母親也沒有開心起來。

第二聲質疑來自她的母親。不，母親並不質疑或怪罪她，母親將自己的不完美鑲進張莓的骨子裡，最終被上帝形象化——歪曲、蛇行的脊椎只是呈現方式之一。

「阿莓，雖然我比較希望你學其他樂器，不過沒關係。」母親說。

母親睽違多年，終於接到歌劇演出，那時張莓剛上小學，彈了兩年鋼琴，想學第二項樂器。演出後，母親被學生和親友們包圍，獻花、合影、讚美，一

行人堵在後台休息室，母親是神氣的鸚鵡，七彩的羽翼撫過每一個學生和親友的肩，張莓找不出一點兒縫隙。及至人群漸散，母親想起她了，喊她來，她鑽過人們的袖口，踩到好幾只皮鞋，也許是某個知名指揮家或是母親的同學，最終來到母親身邊。留下寒暄的都是母親的摯友至親，他們的眼神落在張莓身上，像是飄來一朵烏雲。

「阿莓也長大了呢。」上了年紀的阿伯說道。

「上小學了吧。」麗文阿姨接道。

「對啊，剛上小一，別人的孩子總是長得快，對吧？」母親笑著應答。

「學鋼琴了嗎」、「之後也唸音樂班嗎」、「你像你母親一樣有才華」，母親樂呵呵地應對連珠炮似地提問。一大堆問題中，毫無意外地出現了這個：「第二項樂器，你想選什麼？」

「小提琴。」張莓小聲地說。

眾人停頓，試圖掩蓋這一項樂器背後那個被驅逐的傢伙，那個讓張意真陷入悲傷和痛苦的男人。唯獨指揮蔡老師說：「太好了，我的青少年樂團缺幾把能用的小提琴，等你學會了，一起來合奏。」

「啊啊，對啊，意真你學聲樂之前不是拉小提琴嗎？」麗文阿姨趕緊說。氣氛一下子活絡起來，大家像是忽然恢復記憶，一下驚呼，一下稱讚，說有個女兒像她，真好。

張莓抓著母親的禮服，努力縮小自己，埋進裙襬之中，躲避母親的烏雲。

她握住樹幹上的斧頭，順著疤痕往下砍入楓木的根，汨汨汁液流淌如血，她舉起斧頭，往一旁的草叢扔去，理應發出「碰」或是草葉摩擦的聲音，她卻聽見塑膠盒子「波」一聲打開，她的眼前浮現——草莓。

一顆大草莓從草叢裡走出來。

大草莓被斧頭剖開來，露出腥紅的果肉，張莓往果肉裡看，斧頭造成的峽谷——佈滿血塊的果肉深淵裡走出一顆小草莓。小草莓歪歪扭扭地在綠地上翻滾，長出觸鬚般的手和腳，大草莓牽起小草莓，他們擁抱在一起，如陀螺般旋轉，他們鑽過充滿荊棘的草叢，靠近高牆，粉紅色果肉黏呼呼地抹在高牆上。兩顆草莓順著高牆，旋轉直到果肉全都塗上高牆，自己變得越來越小，像雪球般消融殆盡。

第三聲質疑從張莓的內心破繭而出。

「啊啊啊！！！」

張意真對著高牆尖叫，發洩內心的無力。她的夢一直是陰森森的，自從該死的前夫離開之後。這半年來阿莓發現脊椎側彎、自己又聲帶受傷，她的夢裡竟有一座高牆破土而出，死死地困住她，無論她怎麼大吼、撞擊、想一些與這個夢境無關的事情，都無法逃脫這道牆的束縛。

好不容易脫離那個傢伙的陰影，怎麼可以再陷進去！張意真想道。但她越掙扎，越陷入過去那些幽暗的日子。

「哪有一定要什麼結果？我就想去試試。二哥說他公司那邊缺人手，做個幾年，也許升個經理，再把我調回來。」

「所以，你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裡嗎？」意真問。

「老實說，我沒辦法繼續下去。我覺得膩了，想做些別的事情。」葉杰說。

也許那面高牆不是一夕之間形成的，早在張意真違背父母的意思，拋棄小

學教職到德國時，牆的地基已深深扎進她身體。她帶著僅有的積蓄，以破爛的德文惶然地面對主修指導教授。知芬學姊擔心她，介紹大幾屆的葉杰做她的嚮導。那時葉杰剛拿到演奏博士，在一個樂團裡兼職小提琴手，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德文，和學校的教授、同學處的極好，上下屆學長姊、學弟妹都認識他。他白天幫意真張羅住處、入學資料等等事務，晚上得空便約她一起聽音樂會、吃宵夜，聖誕節時拉著學校裡一幫留學生吃飯。一回生病，葉杰趕大雪來看她，頂著紅通通的鼻子為她燉湯，飯後還順手整理她學校作業查找的資料；不久，意真生日，葉杰帶了個半塌的草莓蛋糕來按門鈴，意真開門，隨即陷入過甜的蛋糕和酸澀結霜的冰草莓裡。

小草莓從臉頰、嘴唇、脖子，沿著鎖骨翻滾至柔軟的大腿、膝窩、腳尖，每一寸肌膚和細毛都在寒冬裡扎著荊棘，澀澀酸酸，雪積得越深，火紅的草莓越是搔癢她的內心，意真緊抓著葉杰的肩膀，她像一隻鳥死死抓著楓木的枝條，一顆的草莓鑽進意真滑亮亮的肚皮底下，偏離預期的軌道。

意真原本打算拿到碩士後接著讀博士班，結果卻連畢業公演都在孕吐的空檔中完成。向來遊刃有餘的葉杰慌了手腳，避不見面，為躲開所有人的質問，連樂團兼職也辭掉。意真知道葉杰是膽小鬼，連拔掉草莓的蒂都怕草莓痛。事情在留學生之間傳開來，不過三個月，意真和葉杰回到臺灣，結婚。他們貸款買了新家，兩房一廳，貸款十年。葉杰在客廳牆上加裝隔音板、鋪上絨毛地毯，意真把老家的舊鋼琴搬來，兩個人印了一百張宣傳單，第一個學生踏入教室。

學聲樂的人少，意真兼差教鋼琴、小提琴初學的小孩子；葉杰則靠著廣大的人脈消息，在私立大學裡兼小提琴個別課。起初雖然辛苦，但是一切順利，直到葉杰收拾家當離開時，意真才知道，她僅僅抓住一片楓葉，時間到，翻臉如變色。

葉杰拍拍阿莓，走了。連他的小提琴也沒有帶走。

意真不明白是哪裡出了差錯。當初葉杰帶來草莓蛋糕，那是他花了一整天做的，他果斷地一刀往塗滿乳白色奶油的蛋糕剖下，誤將一顆草莓切成兩半。他說，一人一半，便是完整的。

於是意真獨自填補空缺的那一半——照顧阿莓、教學生、繳房貸，好不容易去應徵大學的專任職缺，接到歌劇演出，一日彩排時，她昏過去，醒來後發不出任何聲音，因此丟了教職和所有演出邀約。接著六年，她是一隻落去羽翼的鸚鵡。

同一時間，麗文在歌劇中的演唱大受好評，又偶遇小時候同一個教會的朋友，後來成為她的老公。

意真和麗文國中時都不是學聲樂，意真主修小提琴，麗文主修法國號，她們感情很好有一部份是因為主修不同樂器，她們不必互相比較，不必為了評審老師給的 0.1 分差距忿忿不平。她們一起參與樂團，在樂團休息時間聊天，對著後台的鏡子擺出各種鬼臉，偷偷笑著誰演奏錯音被指揮嘮叨一番。畢業公演前，她們擠在小小的更衣室裡，看著對方白嫩嫩皮膚上筆直的背脊，小心翼翼地拉上禮服的拉鍊。

「以後，我們組一個小提琴和法國號的二重奏吧。」麗文穿著水藍色的禮服，對著鏡子說道。

「哪有這種組合啊？好奇怪。」意真撥弄暗紅色的禮服裙襬，一邊說。

「我們組了不就有了。」

麗文拉意真照鏡子，意真看見自己臉上草莓籽般的青春痘，麗文則看著意真。鏡子裡兩個少女，她們化上精緻的妝容，在舞台上面對黑壓壓一片聽眾。她們會成為傑出的演奏家。

殊不知上了高中之後，兩人一前一後放棄原本的主修，改學聲樂。小提琴和法國號的二重奏沒有實現，倒是二重唱實現了。

意真內心惴惴不安。麗文有很棒的嗓音，主修聲樂一點兒也不意外。意真改學聲樂，引來老師們疑惑的眼神。她單純想逃離小提琴，她覺得停滯，再也無法進步了。意真甩開小提琴，陷入與麗文的競爭中。這個競爭的賽道隨年齡增長，從學業、演唱，逐漸延伸到事業、丈夫和家庭。每一項，意真都費盡心力才能追趕上，葉杰離開加上聲帶受傷，無疑宣判她的落敗。

最黑暗的時候，她的生活只有張莓的聲音，穿過烏雲密布的現實，緊緊抓著她。

「媽媽，等我長大，我要和你一起演出。」阿莓說。

「媽媽沒有演出。」意真說。

「沒關係，我還沒長大，我長大會和媽媽一起演出。」

阿莓是認真的好孩子，她的成果來自日復一日的練習，放在同齡的孩子中，算是相當優秀。真要說，阿莓大概幫她扳回一城。如果沒有脊椎側彎，那就更好了。

意真想到這裡，高牆對面傳來嗚嗚咽咽的哭聲，起初，她以為是自己的哭聲，後來才想起，她從來不哭，她只驚聲尖叫。

那是誰的聲音？

張莓感覺到痛，有什麼扎著後背，酸痛從腰際攀升到胸口，幾近窒息。她看見被草莓染紅的高牆扭曲，藍天往地面塌陷，閃躲不及，她被一片巨大、沉重的烏雲壓進塵土。喘氣，驚醒過來。天仍黑壓壓一片，不知凌晨幾點，她以怪異的姿勢蜷縮在床的邊緣，背架壓得她半邊身體發麻。小提琴安然躺在書桌上，落地鏡微微泛光，客廳的燈從門縫瀉進房裡。她想，也許是母親失眠，在餐桌讀樂譜，便脫掉背架，起身。

開了房門，才發現客廳空蕩蕩，時鐘滴答走著，餐桌上疊著兩個黑譜夾。張莓關掉燈，聽見水管裡吱吱喳喳的回音。另一間房間傳來母親淺淺的呼吸聲。

她回到床上，穿上背架，將自己裹進被子裡，然後像楓木般低泣。

張莓再度入睡之後，張意真終於脫離那個幽暗的世界，清醒過來，她想起那急促的哭泣聲，往阿莓房間走去，輕聲開門、探頭，見阿莓的身軀潛在被子裡，如同小的時候一樣蜷縮，正睡著，便關上門。意真原本想回到床上，不過想起夢裡陰森森的高牆，加上一早有學生的個別課、下午要幫忙聽麗文的合唱團排練，她不想手忙腳亂地出門，只好打開客廳和餐桌的燈，翻開譜夾，讀譜、確認德文發音、聽麗文事先傳來的錄音檔。

她全神貫注在音符和歌詞上，無聲地練習歌詞的口型。一下子，陽光從霧氣沉沉的窗櫺攀進室內，輕輕地依附客廳牆上的隔音板、鋼琴和地毯，流光溜到沙發和餐桌的邊角，意真回過神，發現自己打瞌睡，揉揉雙頰，去浴室刷牙洗臉。回房間脫掉邋邋的睡衣，換上出門的洋裝，然後在餐桌上對著小鏡子化妝。她想著，要小心使用喉嚨，記得去看醫生，啊，還要提醒阿莓，放學後一定要去診所做運動復健，不要再拿樂團練習當作藉口向物理治療師請假。

張莓的鬧鐘響了三次。意真喊道：「阿莓，起床了！」不一會兒聽見張莓從床上翻起，床嘎嘎作響，她把背架丟進地上的大紙袋。意真畫上眼影、拍腮紅，最後上唇膏和定妝噴霧，她看見阿莓睡眼惺忪地步出房門，已經換好學校制服，把書包和小提琴放在沙發上。意真對著鏡子欣賞自己的妝容，張莓走到意真身後，也在鏡子裡。

「早安。」張莓說。

「早安，怎麼了嗎？」意真轉過頭去，問道。

「嗯，沒事。」

「阿莓，冰箱裡有——」

「草莓蛋糕。我知道。」

「當早餐吃吧。昨晚睡的好嗎？」意真從冰箱取出冰涼的蛋糕，阿莓拿來餐袋，把蛋糕疊在午餐要用的便當盒上面。

「做夢，夢見草莓。」阿莓說。

意真沒有仔細聽張莓說了什麼，因為她忽然想起前幾天的事情。

「聽你們樂團蔡老師說，最近團練，你有點提不起勁，常常心不在焉，問我是不是普通班作業很多，睡眠不足。昨天麗文阿姨也在關心你，想知道你過的怎麼樣。」

「只是上學一整天，有點累。」張莓說。

「如果覺得累，不去樂團也沒關係。」

「我想去。」

意真喜愛阿莓認真的態度，又忍不住嚴肅起來。

「你想把琴拉好，很好。但是我希望你，趕快把脊椎的問題解決，好嗎？這才是現在最要緊的事情。穿背架去學校，每天都去診所做復健。你沒有好的體態，怎麼演奏，怎麼上台。」意真說。

張莓沒有回應母親。

「好想要像爸爸那樣。」張莓說。

她用力關上家門。

評語

王幼華老師：

主題是學音樂兩代人的故事，主角張梅有身體側彎的隱疾，母親因聲音出現問題，聲樂家的生涯出現挫折。曾為優秀小提琴家的父親，放棄了演奏生涯，轉行從商。小說細膩的演繹了音樂界的勾心鬥角，家人的矛盾與衝突，使得小說很有張力。文中使用草莓這個意象，做了很多的往復呼應。